

一棵相思树 代代戍边情

——评内蒙古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获奖电影《守望相思树》

◎图·巴特尔

《守望相思树》是一部直击心灵、叩问灵魂的电影,是围绕内蒙古阿尔山某边防连三角山哨所一棵“相思树”的真实故事改编创作的。电影讲述了英雄连长一家三口驻守边关的感人故事,再塑了新时代军人与军嫂的光辉形象。该片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2019年度实施的重大主题文艺精品创作项目,2020年2月被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列为庆祝建党100周年重点献礼影片,同年被中宣部电影局列为电影精品专项重点扶持项目。

哈拉哈河静静地流过了崇山峻岭,流过了春夏秋冬,三角山哨所的那棵“相思树”也在悄然长大。时光虽然斑驳了岁月的痕迹,可那个凄婉悲壮的动人故事却依旧在流传,催人泪下,更激励人们奋发向前……

1984年初夏,时任内蒙古三角山边防连连长的李相思,带队巡逻时突遇洪水,李相思为救战友被湍急的河水卷走。他的妻子郭凤荣抱着刚满两岁的儿子赶到部队,在丈夫失踪的河边苦苦呼唤等待,也没能盼到丈夫归来。但她坚信丈夫还活着,一定会回来的。为寄托思念,她在李相思驻守的哨所旁种下一棵樟子松,官兵称它为“相思树”。自此,作为一名军嫂,她没有再嫁,忍着内心巨大的伤痛,默默地独自抚养着幼小的儿子,照顾在失子苦痛中悲伤的两位老人,带着期待和无尽的思念,期盼着丈夫归来,用一生守候着这棵“相思树”,坚定地守护着内心深处的那份真爱。2010年,身患癌症的郭凤荣临终前嘱咐家人把她的骨灰撒进哈拉哈河,与亲手栽下的樟子松一起,永远陪伴丈夫驻守边关。她用爱和生命为后人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2014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沿着58级陡峭台阶登上海拔千余米的内蒙古阿尔山某边防连三角山哨所,亲切看望慰问戍边官兵,现场倾听了官兵们讲述的“相思树”的故事,深受感动,并多次询问李相思家属的相关情况。

这个凄婉悲壮的故事不仅感动了习近平主席,也感动了热衷于文艺创作的文艺家们。于是以这个真实故事为原型,反映边防军人家国情怀、跨越40多年时空的军旅爱情故事片《守望相思树》诞生了。

电影在内蒙古阿尔山辽阔的原始森林和奔流不息的哈拉哈河壮丽的背景中开始讲述,仿佛在向戍边将士用生命守卫的这片热土倾情诉说。影片中,29岁的张忠良(以李相思为原型)连长为国捐躯,把悲痛留给了活着的人;诺丽丽(以郭凤荣为原型)谢绝了公婆和同事们改嫁的劝说,把一棵樟子松栽在哨所旁。就像许多独守家园的军嫂一样,她以孝顺和美德支撑起爱的天空,持续不断地向训练场上摸爬滚打的官兵送去家人般的关爱。

从某种意义上讲,诺丽丽在哨所旁栽下的,绝不仅是一棵普通的樟子松,也不仅是思念丈夫的相思树,而是一名持枪矗立的当代军人的雄伟身影,是一座神圣的巍然屹立的界碑。

2010年,诺丽丽得知自己患了绝症,将不久于人世,她将自己存放多年的抚恤金全部拿出来交给组织,与亲人及官兵相继告别,影片

把亲人的血肉情、战友的生死情、军队与人民的鱼水情表现得栩栩如生。诺丽丽在病逝前更是留下遗嘱,要将自己的骨灰撒进哈拉哈河,与亲手栽下的樟子松一起,永远陪伴丈夫驻守边关。

《守望相思树》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改编创作的,因此这部电影割舍了戏剧性的情节和冲突,甚至连人物对话都不多。作品忠于事实,围绕着人物和事件,舒缓而平静地讲述着故事,演绎着各个人物的真情实感,在平凡中挖掘不凡,在逆境中凸显不朽,用人物丰富的情感、纯洁的心灵,去感化受众,催人奋进。

《守望相思树》对于细节的把控是非常精准的。影片中,张忠良带队巡逻时,部属劝阻他水大不要过河,但他面色坚毅地说:“边境的情况比较复杂,你和老葛儿都是新兵,经验太少。这样,我和巴图先探一下,你们等着。”这个平常的小细节不仅彰显了戍边军人对每一寸国土的敬畏与担当,也侧面展现了人民军队官兵团结一致、友爱相助的优良传统。

诺丽丽怀孕生产后,张忠良父亲曾抱怨:“这忠良太不像话了,让丽丽跟孩子是足足等了一年他也不回来。”岳父却替女婿解释:“亲家,这忠良是在保家卫国,这和平时年代,边防部队尤为重要。”简单的对话反映了军属对国家安危的关心牵挂,对戍边军人的理解支持。

被救的蒙古族战士巴图教烈士的儿子骑马,直到孩子可以像他父亲一样在草原上纵横驰骋。巴图用歌声纪念着战友,眼含泪水为妻子送行,这些细节的刻画让观众看到了烈士保卫的这些人民的可爱与热诚。

影片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对女主人公隐忍的细节刻画。忠良溺水之后,她与战友们吃饭时忍住了泪水,孩子与同学发生争执戳到痛处时忍住了泪水,而在独自抚养着幼小的儿子与丈夫书信往来中、在独自面对奔流的哈拉哈河寻觅丈夫身影时发出的撕心裂肺的深切呼唤中、在弥留之际与战友们诀别时见到了



忠良的幻影,她才不再隐忍,把积郁了多年的委屈、思念、苦痛用无尽的泪水倾泻出来……这一刻的她不再是一个军人家属,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一个想要依靠丈夫支撑的女人。而这无尽的泪水又与她 and 忠良在河边互诉衷肠、在火车站相见敬礼、在春节打电话报告好消息时,她发自内心的幸福灿烂的笑容形成了强烈对比,永远定格在那些瞬间,令人潸然泪下。

影片精彩的情节、耐人寻味的人物关系、可圈可点的矛盾设计,都离不开细节的支撑。正是这些细节的刻画,让观众看到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在阿尔山茂密的森林里,在奔流的哈拉哈河边、在金达莱的金色花朵漫山遍野开放时,战友们依旧在坚守着戍边的哨所;浪漫而温馨的集体婚礼在哨所旁举行,更多的“军嫂”与戍边战士们共同为保家卫国做着无私的奉献;烈士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遗志,成为保家卫国的光荣士兵……

影片细微之处见精神,让观众在感人的故



事和话语间感受时代内涵,用生动细腻的电影语言,把边防军人捍卫主权、履职尽责、牺牲奉献的思想情操表现得淋漓尽致。朴实的镜头直抵人心,一个动作、一句对白中体现的是军人亲属对国家安危的关心牵挂,对戍边军人的理解支持。

《守望相思树》是依据真人真事、经艺术改编而成的电影作品,“真”字贯穿全片始终。影片中处处流露着真实,洋溢着真情,映衬着真心。从编剧采写、导演创作,到演员表演、拍摄制作,包括特效的制作和音乐创作,每一处都力求还原真实的细节,用真诚、真实、真情来讲述这个真实故事。这是影片的观点,也是影片的泪点。《守望相思树》不仅求真,在艺术创作上也毫不含糊。片中的几处伏笔运用得恰到好处,军帽和大红花的适时出现,令人印象深刻。还有叙述方式的选择,也颇具匠心,往事的闪回和现实的切入交替出现,始终有条不紊。

《守望相思树》出品人、总制片人、导演温馨是从内蒙古走出去的艺术人才,她的父亲曾是一名边防军人,“相思树”的爱情故事让她深受感动。在军属身份、职业敏感和家乡情怀的共同作用下,她义无反顾地将这个真实感人的故事搬上银幕。

与真实剧情结合的还有动听的歌曲,影片自始至终贯穿着不紧不慢、真实自然的旋律,舒缓平和。音乐制作人吕燕卫专门为该剧影片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守望》,旋律优美,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艺术感染力,生动诠释了至真至纯至美的军旅爱情。影片中巴图的扮演者——蒙古族著名歌手呼斯楞,被故事原型的英雄事迹感动,也深情录制了歌曲《你是我的英雄》。

影片画面色彩介于油画和水墨画之间,工笔写实,不浓墨重彩。如同一篇感人的文章无需过度使用华丽的词藻,却能够处处扣人心弦,让人感动落泪。

全片真实、质朴、纯净,你能看到原野的芳香,听到悠扬的歌声,感受最朴实却饱含深情的人物对话。正是这种“真”,让观众为漫长等待中细微的情感落泪。

《守望相思树》是一部成功的影片,让观众在热泪盈眶和荡气回肠中看到军人的艰苦与牺牲,看到了军属的隐忍与坚守,感受到国泰民安、岁月静好的背后,是无数军人和家庭的竭力承担和无私奉献,懂得了有国才有家、国泰才能民安的道理,有力地烘托和升华了影片的宏大主题。

一场跨越40多年的爱恋,一个拥有坚定信仰的人,一棵守望着的相思树,于无声处渗透着热烈深沉的情感。《守望相思树》紧密融合了军人的家国情怀和坚贞爱情这两大主题,以不同时代的军嫂对话方式徐徐展开、环环相扣,展现出在中国漫长的边境线,一代代淳朴可爱的边防军人形象,他们用青春和生命履行着卫国戍边的坚定誓言。影片通过讲述至纯至美的军旅爱情故事,讴歌军人军属无私奉献、保家卫国的崇高情怀,在全社会吹响了关心国防、崇尚军人、敬重“军嫂”集结号。



一幅别致而耐人寻味的乡村画卷

——评小说《三画匠和七鼓匠》

◎宋生贵

《草原》文学月刊2022年第8期发表小说《三画匠和七鼓匠》,读来别有趣味、堪值玩索。此为作者土也将其长篇小说《匠者》第一章与第二章合写而成。据作者自己说,最初在手机上创作《匠者》,并通过微信发给多位文友征求意见,然后数易其稿。

“匠者”,即匠人之谓,亦即民间俗称手艺人。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中,中外古今文学作品中表现匠人者不鲜见,但像土也这部专以《匠者》定名,而且包容了众多匠人工种的,还是前所未见。我在阅读中留意记载,《匠者》中写到的匠人工种有鼓匠、画匠、木匠、铁匠、裱匠、泥匠、皮匠、压粉匠、炒莜麦匠、缝制匠、钉盘碗匠(银匠),还有各怀一技之长的车把式、麻花师傅、手工艺人、教师、医生、兽医、照相师等,有20多种。这20多种的匠人都在位于乌兰察布高原东北角一个名为杏村的自然村出现。这“出现”,如同一幅画卷渐次打开,其主要画面是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其时,恰逢作者本人的童年、少年及至青年阶段,由此推想,亲身经历应该是其主要的创作素材之源。如今,时间与空间都已拉开了较大距离,而作者有了创作冲动,用小说的形式来表现他曾熟悉的“杏村”——它可以是虚拟,甚或一个符号。是所谓“距离产生美”的缘故吗?是对往昔那段生活的怀恋抑或重温与拾趣?是,似乎又不是。在我看来,作者定是于有意无意间驻足回望那段已成历史的生活,轻轻抚摸那些记忆中的的人和事,再次让自己感动了!

《三画匠和七鼓匠》中的匠人是鼓匠与画匠(即上述“匠者”中的二例)。画匠是“三画匠”,鼓匠有“七鼓匠”“大鼓匠”“二鼓匠”等及一个鼓匠班子。这些“匠者”原本都是有大名的,但因他们迷恋某种手艺,或者在乡间常以匠人身份出现,其真姓大名便被匠名遮蔽了。譬如,三画匠和七鼓匠的大名都是小学老师给起的,有讲究且文雅,前者名曰简亦繁,后者称

那如这,但这名字仅仅在生产大队发给的一纸奖状上出现过一次。七鼓匠和三画匠于首章出场,也是整部长篇中出现最多的人物,他们随着作品的展开在逐渐成长。这二人从十几岁起就有了自己所钟爱的手艺了。七鼓匠着迷于吹唢呐,以至因怕村人嫌弃其扰,常常独自手提唢呐下到自家的山药窖中苦练功夫。三画匠则认为“世上手艺人,画匠最好,一笔写人画鸟,七彩描山摹水,神奇。”作为匠人,除了一定的个人兴趣爱好及天赋中的专长之外,实利上的考虑与追求是不可避免的,甚或是很大的动力所在。这些方面,则使得匠人与艺术家有了重要分野。作品从年少时的七鼓匠与三画匠身上揭示出这一点。他们不仅各自逞能,还彼此间较量较真儿,暗里斗法,但这所谓的斗法,终究还是带有些孩子气的恶作剧,且不失乡村孩子内在的朴实。开始本以为高明,但在别人看来既是可怜,又是可笑;事后觉得搞过分,各自又心生悔意。他们各自虽不成熟,但彼此个性显然有别的形象已有了生动的表现。

七鼓匠与三画匠的“斗法”,集中体现在本村沈家安葬义父的仪式和为李肉蛋家画墙画子这两件事上。后者暂且不说,单说沈家安葬义父祭奠大礼上的事,竟引出了一场出乎意料的大戏”。

这场“大戏”中出场人物较多,情节生动,细节逼真,读来扣人心弦。其中,写七鼓匠与三画匠之间斗法,而引出了大鼓匠这个特别角色。说他特别,一者是他属于作品中众多匠人中唯一的遥远的“外来者”,再者,他的身世与经历大不同于其他本土匠人。作品中这样写:大鼓匠五十多岁,本是大都市艺界高人,唱得好昆曲,男扮女装,演旦角颇有名气。他本姓葛,戏迷称其为葛旦。不想江湖争斗,被人害瞎眼睛。他从此远离繁华、流落口外,目中无人,玩世不

恭,无奈率班带队、以度余年。

大鼓匠这样的人生经历,无论是观世,还是阅人,都不免令人心生感慨,以至唏嘘再三。这经历影响到他的性格,包括有些“玩世不恭”,如在鼓匠棚里防范三画匠的那些小动作(细节)中即可见其一斑。但在特定情境之下,他的骨子里的本性之善以及作为艺术家的一面,则表现得更为自然而充分。这在小说第十六节、第十八节、第十九节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在这几节中,作品以穿插或跳跃的方式(包括蒙太奇、意识流手法的运用),描写引人关注的祭奠场面与大鼓匠使出绝技、投以近乎绝唱的艺术表现。其中,用较多笔墨描写大鼓匠此时此刻因一种特殊情境下的刺痛而被激活了的内心世界——其人生经历中的过去与现在来回交叠——他的双眼被人害瞎了,但心里是明亮的,他“目中无人,玩世不恭”,但仍不失性格中的善与心中的爱。在此情境中,人世间的风雨,人生中的悲喜,人情中的冷暖等,交织为复杂的心理活动,并且如泉源涌流般地倾注于他的乐曲演奏中,淋漓尽致,感人至切且至深。

所谓“匠者”,必是至少身怀一技之长的人;写匠人,则必写其所从事的手艺活儿。读《三画匠和七鼓匠》及整部长篇《匠者》,令我诚服作者对往昔那年代乡村匠人们的熟悉以及表现上的特殊功力。其中有细节描写的精彩之处,会引人禁不住脱口叫好,抑或细品再三。由此我甚至认为该著的作者堪称一位对特定地域乡村工匠技艺研究有素的民俗学家。汪曾祺先生说过一句话:“不熟悉民歌的作家不是好作家。”我借题发挥认为,熟悉民俗的作家很可能成为一个好作家。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选择并打开这个别致的视角,从容而自如地展现这幅乡村匠者画卷的自信。当然,作者的笔触并非止于写手艺的层面,而是落到了那些掌握手艺的人物身上,并深入到其人性品格中。这不仅使得这幅匠人群体式“画卷”有趣

可观,而且耐人玩味。

小说《三画匠和七鼓匠》及整部长篇《匠者》的构思是别致的。作者表现特定时、特定地域村民们的生活及生存状态,并非如我们所见更多的作品那样,从某个普通村民或村民群体写起,而是写奔波于村间乡里的匠人。我以为,作品以匠人作为主要角色构成,至少有如下有趣之处:其一,匠人——即手艺人,通常是乡村中比较有个性的。有个性即有“戏”,写来有趣、生动,也容易出彩且引人。其二,匠人与各色人等联系广泛,甚是在乡间人数中占比不大,但却几乎与各家各户的生活有关。因此,通过匠人的出场而写村民村情,可有以少聚多、以小见大之效。其三,相比而言,匠人见识较多,有的较有文化,常常可以成为场面上的人物,通过他们,可以很自然地表现出当时当地的民风习俗(匠人们使用的器具与制作物品,本身就有文化载体的意义)。可以说,乡村人的生活离不开这些生息于本土的匠人,匠人们也离不开这片养育他们的土地与乡亲,这便构成了一个根系于特定时代、地域等因素的情结,进而又生发成一幅镌刻着历史记忆的乡土生活画卷。这幅画卷,其底色是质朴的、温暖的。在此,匠人与匠人之间、匠人与村民之间,彼此有时有算计、有争斗、有误解,但更多的是厚道、仗义、宽待。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让人感受到生存的况味与真善美的珍贵。

阅读这部小说,引起我再次想到一个问题,即文学作品到底该以何为参照?简答之:生活是文学作品的主要参照。我们不可否认文学作品之间的参照性,即以彼作品为此作品之参照,特别是经典,但却不可与生活参照相比拟。作品的生动与可感,有多方面的因素,如风格定位上的雅俗共赏,语言表达上的自有趣,场景描写上笔墨疏密调节(包括适度“留白”)等。不过,在我看来,尤为重要,是作品使那些已成记忆的东西以艺术的方式重新鲜活起来,使习以为常的平凡生活生出趣味。

展开心灵的翅膀,让每一个音符都传递动人的歌唱。李国玉对艺术有一种独特的感受力,在声乐探索中她善于捕捉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声音的东西,经过审美鉴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把情感、声腔、韵律揉进民族唱法之中;将艺术体验和时代精神融为一体,构成了她自己的演唱风格。打开她的专辑,能听到一种动人心弦的天籁之音。

宋代沈括在中国歌唱艺术中提出了一条规律“声中无字,字中有声”,从李国玉专辑第一首歌《月亮》的“引子”中就能听到这种既无字又有声、既有声又无字渐进自然之象。声音的强度推进和幅度拉长呈现出音源频率畸变与相移的和谐相成,如春天的细雨滋润大地,吐出蓬蓬勃勃的生机。无论低语浅唱,还是重复高昂,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力量在歌声中迸发,纯正的音质和甜美的声色从心底流出,发音、吐字,或是雄伟的高山挺拔俊秀,或是小溪流水缠绵细腻,在不同的音域灵活地变化自己的音区,充分利用波声和泛音把清脆嘹亮、浑厚朴实的特性音色表现得丰富多彩,迥然不群。歌声像清风拂过肌肤,让你感到一种淋漓尽致般的爽快。听她的《心愿》能感到一种柔软、轻松、悠长、绵甜的声音在血肉里流淌,如骏马在草原奔腾,如白云在天空游动,那种空灵、恬静、豁达开朗,使你听着听着就忘掉了自我,获得了音乐与生命的深刻理解。

《旧唐书·元稹传》有“深思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之语。韵律是声音的自然流动,是一种看不见的内在力量,伴随着气息的起伏,通过歌声传递一种精神情感,给人以启迪。李国玉找到了这种气息贯通、韵律流畅、自然纯朴的天籁之美。她的《草原月光》“月光啊月光,草原上的月光,静静地洒在我的心上”,声音像山间的清泉,涌动着人的梦想,翻卷着草原的四季,牧人的心从马蹄的节奏中传到远方。神秘的韵律碰撞着你的童年,碰撞着你的回忆,碰撞着时空的迁徙,承载着人们心灵的无限向往。又如《希拉木伦河》也是一首草原歌曲,如白云一开始就唱道“清清流淌的希拉木伦河,你在草原的深处寻找着什么”,当你听到他的声音时,仿佛看到草原的晚霞慢慢铺开,殷红殷红滋润着大地,星辰落了下来,浸泡在歌声之中。那种轻盈空旷的韵律从心中冉冉升起,通透的气息使欢快的羔羊和缭绕的炊烟构成了草原一幅奇美的画卷。

音乐,是将心灵的声音传达到声音之外的物象之中,使神情和物象形成一种穿透时空的深远意境。听《我多想》,歌声切入的角度十分得体,圆滑顺畅不留痕迹。“我多想成为一只牧笛,让心曲在绿草尖上飘荡”,细嫩的草叶在悠扬的歌声中摇晃,茫茫的草原起伏着游子的激情,一声声把草原的心思述说。仿佛晨曦中一轮太阳,紫气流淌在毡房的每个人身上,让一颗露珠的心揣起了草原沉静而沸腾、辽阔而甜蜜的夜晚,等待的希冀从歌声中放飞。惊艳的声音总是把人带到一种美轮美奂的想像之中。李国玉以豪放、开朗、朴实的音色为基础,鉴取呼麦与长调之技,把那种与生俱来的情感情不自禁地从心中抛出。

专辑《赛音白语》是李国玉自己谱曲并演唱的一首优美动听、亲切和瑞的歌曲。一听就像咬碎了一颗颗枣,甜得紧贴人的心灵。情趣的表达和谐而绮靡,像一所高大的建筑在草原流动着金色的光芒。李国玉长期吸收辽阔草原和苏木(乡)、嘎查(村)的生活营养,凝练了她在音乐里追求真、善、美的个性体现,让我们深深感到这种来自草原的博大与包容、憨厚与坚韧。



(本版图片来源网络)



声亦如味

既尽其美

——评李国玉演唱专辑《心愿》

◎王发宾